

全國環游記  
上集

陸元鼎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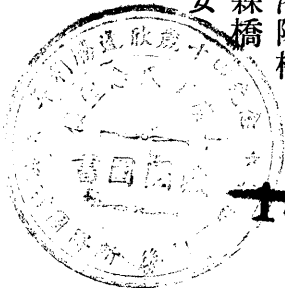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591B

## 全國環遊記上集目錄

- |             |             |
|-------------|-------------|
| 一、前奏        | 一五、脚底下了水泡   |
| 二、人山人海の北站   | 一六、自亳州西行    |
| 三、登車的一刹那間   | 一七、渡舊黃河     |
| 四、黑暗的大地向後退走 | 一八、界首       |
| 五、南京        | 一九、一冬無雪天藏玉  |
| 六、到浦口       | 二〇、變成了黃泥人   |
| 七、進小茶館      | 二一、葉縣       |
| 八、趁津浦車      | 二二、關公墓      |
| 九、蚌埠……徐州    | 二三、蔡狀元造的洛陽橋 |
| 一〇、隴海鐵路     | 二四、中正橋與林森橋  |
| 一一、商邱       | 二五、自洛陽到長安   |
| 一二、冒識途老馬    | 二六、詐去了扇面    |
| 一三、三春有兩地生金  | 二七、攀登車頂     |
| 一四、如此同伴     | 二八、火車鑽山洞    |



1547828

- 二九、過函谷關  
三〇、馬嵬坡  
三一、好似江南的寶雞  
三二、再會吧寶雞  
三三、馬超墓，孔明墓和張良墓  
三四、西秦第一關  
三五、廣元  
三六、淘金者  
三七、民船十日談  
三八、山東人墜落糞坑  
三九、賭風  
四〇、張飛廟  
四一、大隊人馬，自江而昇  
四二、聽書  
四三、小舟觸礁石  
四四、看龍舟

- 
- 四五、宿大船  
四六、說道德經者  
四七、我們的船老板娘子  
四八、橘子  
四九、到達重慶  
五〇、重慶之夜  
五一、上岸要走三百六十步石級  
五二、娶妻三日  
五三、開始長征  
五四、黃魚的故事  
五五、出四川  
五六、飛機和公路車接吻  
五七、汽車與懸崖火碰  
五八、在萬山中過夜  
五九、搶吃大包  
六〇、大彎三十六。小彎七十二

- 六一、 貴陽市到了  
六二、 露天茶室  
六三、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六四、 強攔汽車  
六五、 遇真盜  
六六、 狂吃魚鱉  
六七、 獨山到柳州  
六八、 柳州到桂林  
六九、 桂林的人力車  
七十、 桂林的景緻  
七一、 桂林到衡陽  
七二、 湘繡與野鴨絨  
七三、 免費火車票  
七四、 到湘潭  
七五、 乘輪到長沙  
七六、 湘水碧如油

- 
- 七七、 湘陰吃鯽魚  
七八、 誰說湘女多情  
七九、 陷入戰場  
八十、 逃走了轎夫  
八一、 暫做一夜癩三  
八二、 三小時內步行六十里  
八三、 逃回了長沙  
八四、 長沙大轟炸  
八五、 退回了衡陽  
八六、 衡陽到清遠  
八七、 冒險通過無人區域  
八八、 渡沙漠  
八九、 大雷雨的黑夜  
九十、 渡過驚戒線  
九一、 指鹿爲馬、到廣州  
九二、 東方卓別靈——高魯泉

九三、朋友——陌路人

九四、王小二過日。  
一日不如一日。

九五、恢復了正常生活

九六、趁上了到香港去的船

九七、船上風光

九八、海上風光

九九、失去了全部行李

一〇〇、回到了我的家鄉——上海

一〇一、觸水雷

# 全國環游記（上集）

陸元鼎著

前奏：要貫徹『讀破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的素願，和想呼吸自由的空氣起見，就拋棄了老親弱子，於卅三年春束裝就道，單獨作萬里的長征，向來被我認為奇談異聞，怪誕不經的事體，都在這旅途中親身經歷，親眼目覩了。這一個長征，化了十八個足月，走過了十五行省，踏着了三國的土地，由氣候溫和，人文之邦的上海，經過寒冷的北方，走到荒蕪的西部，再取道悶熱的南國，冒了萬險，吃盡苦楚，受遍驚嚇，失去了一切身外之物，回到了我的家鄉——上海，工作完畢後又輾轉流浪到各荒僻省份最後到河南，一直到勝後纔回到老家。

人山人海的北站：；上海北火車站的擁擠，可算是全中國首屈一指了，也許「人山人海」四個字，是專爲它而造的吧！下午四時另五分的特快車還未到站，可是人已經排成七條長蛇陣，而男女老幼還是從四面八方流進來。

登車的一剎那間：：一聲號笛，人聲似山崩地裂地響起來，乘客拚命向月台奔，望車廂裏鑽，頃刻把車廂塞滿了，後來的人，只能立在門口踏板上，或跳窗口硬塞進去，踏痛人無所謂，碰傷人更不在乎，雖然車廂裏的客人破口大罵，但是隨你怎樣的罵，跳的人還是跳。

黑暗的大地向後退走：：嗚嗚嗚後，繼着就轟轟轟起來，車動了，起初很慢，其後竟如飛一樣地疾馳了真如站像閃電般一閃而過，南翔也如此，黃渡安亭當然沒有二樣，一直到崑山才停了一歇，又駛走了，暮色由淺灰而深灰，逐漸變黑，祇看見黑叢叢的山村邨莊，微白而有反光的河流，很快地向後逃跑，只有月亮公公和星姑娘緊緊地追隨着我們。

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都在黑暗裏過去了，火車開得比前更快，當晚九時另五分，已到了南京，沒有電燈據說因為燈火管制，上海的月亮也沒有跟來，星也彼烏雲遮掩了，人，馬，車在黑暗的路上奔走，時時有相碰的危險，我也和人碰了二次，突然有一個黑影很急速的衝過來，我嚇了一跳，手提箱跌了下來，正在這時聽見『先生！要不要旅店』，我本想找朋友的，但是天色太黑，很困難找尋，所以就把衣箱交給他背，自己提着畫箱跟在後面，不久看見一楹單開間的小屋，掛着高陞旅館的市招，就隨他高陞了進去，我在這小旅店內寫了幾封信，錄其中一函如左。

某某：我已到了南京，現獨坐於一小旅店內，凳桌污損，被褥發臭，電燈暗得像鬼出現，你是知道我不怕鬼的，因為單獨一人，所以反而希望它出來和我談談，聊以解除寂寞，並藉以知道鬼世界是不是也和人世界一樣，



有欺詐拐騙的事麼？可惜它終沒有出現，真使我大大失望，再會。

祝你

如意

陸元鼎上 三月十三日燈下

到浦口：：次晨七點半鐘，就背提了衣箱畫具，躑躅到江邊，乘上渡輪，未五分鐘即鳴號開船，頃刻已傍碼頭，登上浦口岸，想起王先生還未去拜望過，未免失禮，所以重行退回，僱人力車擬至國府路，至城門口，見檢查甚嚴，箱籠滿地，衣物飛舞着，我看了覺麻煩而亦害怕，所以重復回去。

進小茶館：：誤了津浦鐵路的頭班車，正在站門口徘徊着，東睜睜，西望望的當兒，忽有一天津人負着行李走來，問我什麼時候了，我一看錶，已十一時了，他就說：頭班火車已走了，先生！你去不去吃菜，我點點頭，跟了他就走，久之，遠望有一茅屋，東北有竹牆，西南則有柱無牆了，既近，始見西首有一大銅鍋煮茶，不是菜，進去坐下，几桌還清潔，四顧之下，有又麻雀的：有談笑的；有看書的；也有吹簫的，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了。

趁津浦車：：津浦路第二次的北行車是下午二時正，一時許我們出小茶館，到車站時人還不多，頭二等客祇六七人，其後陸續進來，等到開門軋票時，人如潮般的湧進去，而月台上早已人聲嘈雜了，不知這許多人從那裏來的，所

以當我進車廂時，已祇餘一座位矣，這使我驚奇得舌矯不下。

蚌埠：：車行甚慢，適和滬甯車成反比例，過滁縣到三界，此地山崗起伏，土色赭黃，已入安徽疆界矣，同座陳君，與予相談甚歡，彼知我善畫，特自篋中檢出書畫品評，後強邀至餐室吃車餐，一湯二菜一飯一咖啡，價三十五元，洵物美價廉也，同座一北平女郎，贈我牛奶一杯，並詢何往，餐畢出室，知蚌埠已到，時正晚九時也。

到了徐州：：車經新橋而固鎮，過西寺坡，此處生活指數極低，可是已不用僞中儲券而用僞聯票了。

宿州停了半小時以上，下去了幾個人又上來了幾個，這裏已經聽不到上海話了車過了夾溝，我又回到了江蘇省的徐州了時間真快，在火車裏，並不覺得多久，可是已次晨二時矣。

隴海鐵路：：十五日晨辭別了康陳二君，趁街車到車站，已九時矣，見火車已蠕蠕動，急入站，站長以車已動，恐有危險，囑改乘下一班車，不聽，竟躍登一有門無窗的鐵篷車，入則祇見衣衫襤褸之貧民，露胸跣足的男孩，和長髮污面的女童，予固不在乎同車者之美醜好惡，但求早日到達目的地，故亦安之若素，且與相談甚歡，在商邱下車時，并承他們幫助，替我代提行李。

商邱：：經郝寨，過揚樓，至礪山，入河南界之馬收集等而到朱集——商邱車站，乃當時隴海路在敵方侵佔下之終點也，在車中親見人間地獄的慘劇，一路上表演無遺，如他日我能治民，必救此輩出火坑。

冒充識途老馬：：商邱車站，檢查甚嚴，余之衣箱，亦爲亂翻，見皆係衣服，始放行，然已化費半小時矣，可惜可惜，惟回首尙有三五青年，行李與我相若，癡立一隅，憂容滿面，這時有一老婦，請求同往界首，我領首應之，我自己也是初行，而他人竟以我爲識途老馬，慚愧慚愧。

三春有雨地生金：：此地一片黃沙，江河無水，如果沒有大鐵橋架着的話，人們一定要疑心，這一條條乾溝底作用的。此地草木入春不綠，狂風吹起的黃沙，滿天飛舞着，以致日月無光，這裏的一日三餐，是饑饉大飽，麵條，米雖然也有，可是不好吃，我雖南人，每食也能吃大葱二支，但是放的屁奇臭，實在不大雅相，（？）是不是？我在此地看到一家門聯曰『三春有雨地生金』，適與我們上海的『人家求我三春雨』，成絕對的相反，我國地大物博，而氣候之不同，有如是哉，洵可愛之大地也。

如此同伴：：請求同往界首的老太太，見我等行李不來，所以先走了，又等了十三日，終失望而行，此事我不欲談起，想着了就要心痛的，二十五日

的中午，我到車站去問行李，發現一個青年在哭泣，黑灰色的服裝，長長的個子，據他說是跟同學一淘自青島來的，可是在下車的時候，他的同學拿了他的金錢被褥，不知去向了，我生了惻隱之心，領他到旅館，供給他膳宿。

腳底下多了水泡：：：二十七日晨六時，雇了一輛架子車，攜了殘缺的行李，和這個青年，雄糾糾氣昂昂地出發了，他說每天能走百里，可是事實上祇能行二十里，這使我受了大累，他坐在車上，我只得步行到亳州時，已天黑了，進南門，出北門，惟北門已關，向看門者說情，竟無情可說，財能通神，確是事實，我們化了偽聯卷五元，即開放一面，出北門至河北旅社已晚十時餘矣，脫鞋視足，腳底已匾佈水泡矣。

自亳州西行：：：次晨六時起身，掉好法幣即西行，同路者多如恆河之沙，過十字河口——交界線，已進入河南疆界矣，見中國抗戰軍隊，持槍守衛，惟不檢查行人，及至一土城，有長官一人，始來查看，即放行，又行四五小時，至紅山廟，一小市集也，已下午六時，乃宿於此，此處無旅館，每人有一席置地上過夜，夜間耗子（鼠）極多，奔走身上，終夜不能入睡，後竟嚙我耳朵，我大恨，持皮鞋擊之不中，竟中另一客人，客大驚狂喊，全室驚起。

渡舊黃河：：次晨早起，過舊黃河，水流旋急，渡者皆心寒，而駕舟者都

技精力大，老於此道，否則不能勝任也，黃河堤岸，土性鬆軟，河灘尤甚，上海（江浙二省）青年，活潑好動，不甘雌伏，更不願受車夫警告，輒不遵行故道，致時陷入泥中，愈掙扎，愈下埋，情急呼救者，時有所聞，雖不致有性命之虞，惟如無人救援，恐亦難自拔也。

界首：：涉扶溝，渡沙河，車行高堤上，不能坐人，我足底早已起泡，實不能再步行，惟爲免危險起見，祇可赤足蹣跚而走，以減少痛苦，到界首時正下午三時也，青島青年見已到界首，樂不可支，急至學生招待所去矣，予遍覓旅社，皆已客滿，不得已，乃住於車夫之宿舍——三義店——中，此地夜市極盛，勝過上海，而電燈通夜大明，超越淞滬矣，其生活費用之廉，全國無出其右，衣着尤賤，各大紗廠物資交換所都設辦事處於此。

一冬無雪天藏玉：：在三義店宿了二日，日夜提心吊膽，白晝不敢出去，夜晚不敢熟睡，把公事包當枕頭，皮箱作攔腳，好像看財童子之與財寶，一步不分離，因爲我住的是公共房間，有更夫，工人，小販等等。雖然不能輕看他的人格，但我是驚弓之鳥，膽更小了，事實上出門入還是留心些的好，當我遷出三義店時，看見一家門聯有「一冬無雪天藏玉」之句，這把我呆住了半天。

變成了黃泥人：：午後三時，社會服務處張處長，令人通知次晨有江蘇省

政府汽車，可以直達洛陽，予聞之雀躍三百，後因事未果行，翌晨六時，乃過江乘長途汽車至葉縣，沿途因爲順風，汽車揚起的沙泥，爭向車上乘客猛撲，起初衣，帽，頭髮變黃了其後手面也黃了，最後流出來的眼淚和鼻涕都也黃了，變成了無鋤的黃泥人，你看我好笑，我看你也發噱，孩兒們因爲鼻已塞滿了泥沙，於是張開了嘴吧呼吸，沙泥鑽進了肺部，咳噎不已，這是吃一路順風之苦頭呀！

葉縣：：到葉縣已三時一刻了，卽行登記至洛陽的汽車，進宿店，洗頭臉，沐浴，濯足，刷去衣帽鞋襪上的黃沙，現出了本來的面目，出門散步，見同車之人皆已整潔如登車時矣，相視一笑，也可算是旅途之安慰吧！

關公墓：：清晨登車卽行，經臨汝，過白沙，下午二時許，已近洛陽，忽有車中人指一叢林呼曰『關公墳墓到了』，予欲下車去參拜忠孝節義的大丈夫！——關雲長的葬身地，可惜車夫不允吾的所請，竟很快速地馳過了，坐失良機，惜哉。

蔡狀元造的洛陽橋：：汽車沿河前進着，一面是高山，山上石頭好像要跌下來的樣子，真可怕呀！轉了一個彎，驀的見一條極長極長的長橋，長橋的旁邊，有一座長不滿三丈，高不過六尺的橋，既不可渡人，更不能行車，嘿！這

就是鼎鼎大名的洛陽橋也。

中正橋與林森橋：：洛水闊約十丈，有中正和林森二橋架着，就是先前看見的長橋，以資渡人和行車，又轉了一個大彎，到了名聞中外的洛陽，飛沙少人了，市面也熱鬧了。

自洛陽到長安：：安置了行李，馬上到街上去游玩，無意間走過中國旅行社，就進去問赴寶鷄的直達車，據說這二日沒有直達車，但到長安掉車的倒有，惟祇有三等，予因急欲達目的地，故即購買一票。

詐去了扇面：：卅一日上午十時至車站，有憲兵檢查，旁立一黃制服的人看見我的行李裏面有畫好的扇面，立着看不走，等憲兵去檢旁人的行李時，他就來檢查我的扇面，看了又看，很久很久，我以為他也是憲兵，只好忍氣吞聲地等着等着，他後來要索一畫虎的扇面，並請我題上款，我不得不忍痛與之，其後思之，此人決非憲兵，也許是當地的「街路底」，穿着軍服，專以嚇詐遠鄉人的。

攀登車頂：：我遍歷各車廂，已無插足地，乃攀登車頂，一則人少空氣好，二則無欄無桌椅，仰視天，俯察地，可不受限制，合我本性，且可四顧風景。

火車鑽山洞：：洛陽火車站有二個、一東一西，西站甚小，停的時間不多，車行過灑池，山崗一起一伏，相當偉大，相當美麗，及至觀音堂，環境大變，不見平地，四望皆高山削壁，憶明朝軍師劉伯溫有詩云『籐蘿百尺任援攀，攀過一彎又一彎，記得當年劉阮事，余今也誤入仙山』。不禁神往，忽聞號山笛一聲，光明全無，雖在白晝，較夜更黑，心中驚慌，急詢之旁人，始知進入洞，其後進出山谷，機車放出的煤烟，爭同人的呼吸管裏鑽，使人咳噎不已，真難堪。

過函谷關：：函谷關也有山洞，建築得精良之極，國人自建造此鐵路後，自信之心始堅，出潼關至華陰，華陰者華山之陰也，游華山者，多於此下車南行即達，過臨潼到西安，城牆堅固，火車站富麗堂皇，街道整潔，房屋高大，不愧為古代帝子之居。

馬嵬坡：：四月六日下午九時在長安換了車，於夜色蒼茫中，不知不覺過了歷史上有名的咸陽，而到唐明皇的妃子：楊貴妃的長睡之處的馬嵬坡。啞！這是古代美人的坟墓，豈可不去參觀一下，可是夜深人靜，去向旁人問楊貴妃墓，免不了被人目為瘋子，我固不怕這個醜名，也不畏臭罵，但問了很多人，終問不到確切地方，這使我失望而回。



好似江南的寶鷄：：火車疾駛過武功扶風，岐山鳳翔而到寶鷄，寶鷄城四面環山，像天然城牆，此地蠶豈已放黑心的花，碧綠的麥，在田野裏舞着，像波浪樣微微波動。如果沒有泥牆和高山的話，我一定要大呼上海到了的，此地河高於田，田高於馬路，河二邊築堤，如田需水，則開堤流入，可是能有幾處河裏有水。

再會吧寶鷄：：六月五日的中午，寶鷄長途汽車站售票處擠滿了人，有的到甘肅天水去，也有到漢中的，我是到廣元的，購廣元票的人最多，我被擠在當中，雖然佔不到便宜，却也不致於過份吃虧，因為自出門後，體力大增，這是我唯一的收穫。

馬超墓、孔明墓和張良墓：：次晨天未明，在黑暗中起身洗臉，即到車站登車，此車與運貨車無異，駛出寶鷄市約二三里，即停車修理，愈修愈壞，可是，車夫反而得意揚揚地說，『我已經二星期未休息了，體力不够，也許會在路上出毛病，在此地壞挺好。』我聽了他的話，嘆一聲「如此車夫」，將目光移到遠處看山形，藉以消磨時間，等了一小時許，另有車來替換，先移行李，再登乘客，又化了五十餘分，車又前進了，行片刻，過馬超墓，一小莊也，荒蕪不堪，百戰沙場之英雄，如此歸宿，思之心冷，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漢軍師諸葛亮的墳墓，亦復如是，緬懷洛陽之漢壽亭侯關雲長的衣冠墓，松柏蒼蒼，古木叢叢，牆高圍大，十百倍於此，觀乎此，則人而無忠孝節義可乎？我北面師之矣，至三益而止，是夜宿於此，半山有留侯張良墓及廟，現爲中國旅行社作招待所，風景超美，規模極大，足以傲孔明，蔑馬超而有餘，有幸有不幸，此之謂耶！

西秦第一關：：翌晨再行，至褒城一大城也，自西北公路通車後，此處有欣欣向榮之兆，是日因車夫乏力，而客人又欲暢遊，故宿於此，早起又行，車行甚慢，蓋沿途皆係險路也，驀見前路斷絕，一大岩石阻住去路，上彫西秦第一關五字，字固遒勁，景尤險絕，行近大岩，隙縫中祇通一車耳，一邊削壁，一邊深澗，有一夫當關，萬人莫入之氣概，勇偉奇險非筆墨所能形容，洵西秦之鐵門也。

廣元：：廣元城早已有名無跡了，所以汽車進站，不過城門，馬路廣闊，近車站的房子，都是新造的，土木大興，市面熱鬧，表示着未來的繁榮。

淘金者：：嘉陵江又名金沙江，江中有三三二二乞丐似的苦力工作着，天未大明，已見他們立在水中，天已黑了，仍見他們立在水裏，他們用十八世紀的工具淘着淘着，一刻也捨不得浪費，讀者們一定要想現在金價大貴，他們可

以發財了，可是真罪過。他們衣衫的襤褸，粥飯的粗劣，居處的污濁，決非我們想像得到的，比農民還不如哩！實在他們所淘得的金沙，少得不可再少，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於是因陋就簡，渡死日，不知把工具改良，也無法改行，每況愈下，這不能不算國家的損失呀！

民船十日談：：因爲沒有汽車，是以決定坐民船走了，順着嘉陵江永遠向南流的水瀉下去，小舟不用搖，也能行得很快，一日三餐，皆在舟中吃，菜之粗劣不可言狀，飯則聽任吃飽，惟七日後，因米少而食粥矣，後竟無米可爨，客人無法，祇能上岸覓食，煩麻之至。民船顧忌極多，女客不准在船上大小便，須到埠頭上岸行之，男客則否，惟不准在船頭小便，所幸一日間必傍岸二三次，否則豈不急煞人哉。

山東人墜落糞坑：：第一夜傍紅山、山在江之南岸，壁立千仞，市集在山中，攀登甚難，且值天雨黑夜，一不留神，必致跌落，同船之人，皆小心翼翼，惟一山東人李君則否，彼勇力過人，不畏黑夜山行，偶不經心，墜入糞坑：：滿身污濁，臭不可聞，不爲落湯雞，而作墮坑狗，同行者皆惻然，而笑口則大開矣，是以日後歇夜，必在六時前，天未黑時，藉資安全。

賭風：：第二夜宿蒼溪，一小市集也，賭風甚熾，呼么喝六，通宵達旦，

擾人清夢，尙有可原，國家名譽，民族元氣，爲此輩敗壞不少。

張飛廟：：第三日至三國時蜀大將——張飛被害之地！閬中而止，城大人衆，是夜市極盛，有張飛廟在北城，廟容莊嚴，堂皇富麗，內有美人圖一幅，傳張飛手筆，是真是假，我無暇辨之矣。

大隊人馬，自江而昇：：第四日因趕往南部不及，至一小邨而宿焉，鄉人少見多怪，見有大隊人馬，不自天降而從江昇，爭來觀看，余以四川語與之談，洽甚，竟留宿於其家，此地豬肉甚賤，祇卅五元一斤，我等大嚼焉。

聽書：：第五日至南部甚早，上岸沐浴吃點心，因時間允裕，一切都從從容容，是夜在街上聽說書，仁義道德，爲人之道，無所不說，無所不談，意義深長，非祇消閒解悶已也。

小舟觸礁石：：第六日船老大因急欲趕路，差過宿頭，小舟疾行，天色已黑，看不出水深淺，蓋凡有暗礁處，水必衝撞迴旋，甚至飛起，白晝一目瞭然，惟因黑夜不辨，盲目亂搖，致觸及江底礁岩，霹靂之聲，聞之心驚肉跳，船底破裂，漏水甚多，一面戽水，一面急搖，至蓬安已九時餘矣，此地市容衰落，生氣全無，因我等不願再前進，故宿於此。

看龍舟：：醒來時，船老大正在修理隔夜觸破之處，俟完全修好，已十時

餘矣，吃早飯即行，此處水已漸深，江亦漸闊，遙見一大城，城下江中，龍船很多，掛燈結彩，及近聞喝彩之聲，不絕於耳，男女老幼，往往來來，皆衣紅着綠，花枝招展的少女和黃衣白髮的老太婆，相映成趣，突見船羣裏衝出一紫彩的小舟，其行疾甚，於是人聲鼎沸矣，興緻之濃少見，化費當然也不少。

宿大船：：第八日天雨，行五十餘里休息，止於一山鎮，鎮上無旅店，且離江較遠，好在我們皆帶有鋪蓋，乃攜之就宿大船，江行有一種習慣，也是法律(?)，凡小舟上客人，可以移宿大船不取費，也不拒絕，只要有空地方，決不會討惹厭的，我在這大船上，發見了久所懷疑的祕密，因我在廣元時，朋友勸告我不要趁船，因為時常有覆舟的危險，尤其是米船，當晚我睡在這一隻裝滿米的船上，夜間看見男婦極多，有的攜着空米袋來，裝了米去了，也有攜米來掉換的，我也不以為意，及至天明，船上的米少了大半，我就問一個船夫，為什麼緣故夜間交易，他笑說，『你是外路人，不知道此中奧祕，這米原是公家的我們船主心還平，偷賣了些，不算一回事，心黑的船主，有竟全部盜賣，把船弄翻弄壞，謊報觸礁沉沒的多得很哩！』我聽了纔知道，所的謂覆舟的事情，願來是人為的惡作劇。

說道德經者：：一位將近七十的老人，額上的皺紋多於上海的電車路，可

是眼角的皺紋更多，髮半禿而如白雪，髭也白了，他的驚人的地方，不是他目光的兇，而是瘦得像猴子的黑面，他的耳朵不是向後卷而是向上豎，眉毛已脫光，齒也脫落，嘴癢如鴨嘴了。所以發音不十分正確。他穿着國定禮服，禮服穿久了，蒙上了一層黃色，袖口滿是油光，他說的道德經，出以己意，其態度之高雅譬喻之適當，所僅聞也，此人在武勝大街。

我們的船老板娘：；我坐小船已十日了，笑話之多，計不勝計，可是大半是老板娘子的傑作，（四川人呼船婦曰老板娘子）她是一個大麻皮，四十多歲，身材高大，穿着貧農的衣衫，可是風騷特甚時時投入老大的懷裏裝腔，燒生米飯是她的拿手，燒菜捨不得放油，有一個青年調笑她說，老板娘子身體不大舒服，飯也吃不落，只好囫圇吞棗，吃甘蔗吃一口吐一口，言至此同舟人大笑。

橘子：：第十晚止於合川，城大民衆，街道整潔，商店林立櫛比，小販之多，真可車載斗量，尤以販橘者爲甚，價廉物美，川橘之謂乎。

到達重慶：：第十一日晨起絕早，天色未明，卽已開船南行，過北碚，傍晚片刻卽復南航，南四川的天氣真暖，嘉陵江中已有游泳的青年男女，他她們能在急流中自北岸泳至南岸，活潑勇敢，富有朝氣，的是不凡，重慶的地勢，異於上海，山勢高聳，是以不得不依山築屋，層層疊疊，美觀之至，高樓大廈，

多不勝計，其中以中國航空公司，和四川美豐銀行的墨綠大樓爲最美，矗立雲霄，四周樓台亭閣拱抱着，如百鳥朝鳳，嘆觀止焉，繼見臨江門與江北之金沙門，復前行，見朝天門，高在半山，再前行，見太平門，我等乃登岸各奔前程。

## 重慶到上海

重慶之夜：：戰爭中的抗建首都，當然不同凡響，電燈全夜發光，自南岸望過去，好像一座火山，光耀奪目，煞是好看，美麗偉大，兼而有之，二旁有嘉陵江和長江的清流，洗滌一切污濁，增加了它的光明潔白，還有南岸的獅子山，擋住了一切風暴，成爲安如泰山的山城。

上岸要走三百六十步石級：：吾住在南岸上龍門浩的瓦廠灣，那邊有很多江浙同鄉，統稱上海人，所以我並不覺得像初到客地的寂寞，而上海話在重慶，好像英語之在上海，又漂亮又流行，在南岸的人到北岸，俗稱進城，必須乘民生公司輪擺渡，每十分鐘一班，雖然便利，可是上落甚苦，因爲上下岸要爬三百六十步石級呀！

娶妻三日：：重慶有新流行語曰『娶妻三日，找職業三月，尋房子三年』。這話雖未免有誇大性，但是房子的難尋，確是事實，而娶一位賢內助，委實

比上海容易得多，既不要茶金，也用不着六禮，如果還是單身的男子漢，的確值得到那邊去找一個理想對象（一笑），我到山城二星期，當然不用找房子和娶妻子，但生活不得不顧到，所以覓到了二處很好的職業，可是因為旁人的再三請求，終於在五月八日的清晨，由南岸海棠溪，趁渝貴公路汽車動身回瀘了。

開始長征：：我穿了舊衣破褲，和姪子的朋友，也是同學的弟弟朱君，覓到汽車和座位，是不折不扣的對號入座，姪子和姪媳走來相送，這是與送終——死。完全一樣，她們雖然沒有哭而祇有笑，但我看他們的笑裏隱蒙着利劍，這利劍正對我的心刺來，我是想哭而哭不出。

黃魚的故事：：鐘鳴九下，汽車如駱駝般踱出了車站，開始在西南公路上揚塵狂奔起來，車上坐着連司機和修理匠總共廿五人，內有黃魚一條，黃魚的故事，據說是這樣的『某次的甯波（？）航滬輪上，有一個欲趁船而錢不足的人，要求茶房老爺幫忙，同時將錢袋出示，願將全部餘錢孝敬茶房，請求帶到上海，茶房見他可憐，且喜有錢可得，即又不拒，及至查票員來，二人皆發急，適艙中有大空桶一隻，權充躲身之地，查票員問桶內何物，茶房謊稱黃魚，查票去後，衆呼之出，此後同船客人皆戲呼之爲黃魚云』。

出四川：：行片刻，經關卡，檢查後，即放行，午飯於一小鎮，無米飯，



猪肉倒很賤，吃大包裹腹。是日到綦江很早，遍游街道，無甚可觀。次晨六時車開，至松坎午飯，夜宿桐梓。第三日出婁山關，在遵義午飯。乘便買了五斤最上清水白木耳，據老於旅行者云：遵義的清水白木耳和茅台酒，是馳名全國的珍品。可是到上海送給戚友所得的回音，不是感謝，而是譏諷，因為顏色不好看，清水貨不上漿糊，所以不白，一位朋友說它是木耳根，這使我發了大急，沒有膽量再去送人，全部浸在水裏，化得很大很白，裝滿了半鉛桶，放在釜子裏燒了又燒，潔白軟糯，真好品也。加入些鹽當粥飯吃，午也吃，晚也吃，吃了三日，方始吃完，吃得我大倒胃口，到現在見了白木耳還要作惡哩！

飛機和公路汽車的接吻：：天下着大雨，風颳得很大，路滑難行，車快的時候不容易立刻停止，當我們的車子在轉灣的一煞那間，忽聽見異乎尋常而驚人的飛機聲，自天而降，祇見一架綠色的飛機，正對着我們衝來，我閉了眼不敢看，但早就轟的一聲，把我從座位中震了起來，飛機和汽車相碰了，車夫受了傷，飛機頭撞脫了，見一個中國飛行師自機中爬出，對我們笑了一笑算是表示歉意吧！我們的汽車，受傷不重，所以不久就修復前進了，是夜宿於一小鎮上。

汽車與懸崖火碰：：小鎮上有鯽魚賣，價廉美物，我已二月未嘗魚味，是

以買了五尾，大嚼而特嚼，可惜飯奇貴，沒有吃飽，次日天晴，換了一個司機，平安地前進着，過了一山又是一山，飽覽風景，天色已黑，因汜車夫說，要趕到貴陽市，所以拚命的開快車，這是乘客最歡迎而最贊成的事，正在狂奔疾馳間時，忽聽見前面有汽車聲，乃急撤汽笛同時向左讓路，已瞥見來車自右駛來，速度甚快，此路較狹，左是懸崖，右是急流，急切中煞車不及，復向前衝。猛的一聲霹靂，我車已向懸崖碰撞。座中人驚號，而余適坐於左方第一座，首當其衝。有一小石擊中我面，登時隆起一大塊，及至車煞停時，已傾斜於崖上，一輪已脫落，車門亦已撞破，回視來車已去遠，亦未遇險，真大幸也。事後朋友笑問我曰：元鼎！衝碰時你有何感想，予答之曰：等死而已。

在萬山中過夜：：：：天已黑了，破車不能再進，後退又不可能，近處沒有郵鎮，四望無燈光，夜風襲人，身慄抖，且深懼野獸和盜匪之攻襲，祇得息燈靜伏車中，車前後各置一小燈，近則可見遠則不見，以警告來往之車輛，然終夜未見一人一車經過，白費心思，天漸漸由黑而作魚肚白色，驢車，馬隊，負販者和私人汽車，開始蠢動了，可是不見公路汽車來往，所以不能帶訊息到站，派車來救護。因爲非公路汽車是不能帶訊的。我們祖先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話，真是古哲學家遺留給我們的梅毒，非把它肅清不可。

搶吃大包：：我們全夜未得安睡，提心吊膽了十多小時，精神疲乏極了，而且飢寒交逼，苦不堪言，昨天車夫說：趕到貴陽的話，是吹牛，事實是不可能的，他曉得我們都是外行，有意欺騙，或有其他作用，那可不得而知，接我們的車，在十時前到達了所以就在十時正又前進了，十餘里後到一小市集，見有熱氣騰騰的大包子纔出籠，我們都是餓虎，耽耽視着包，好像冤家狹路相逢，垂涎三尺，安得不吃，頃刻把一籠又熱又軟的饅頭吃得滑塌精光，這把該地的百姓怔住了，車夫提高了喉嚨喊：開車了開車了。可是吃大包的依然吃着，這很像我們上海被敵人侵佔時的癩三，搶吃旁人的食品。邊吃邊奔。管不得，也聽不得被搶者的驚號和咒罵了。

大彎三十六，小彎七十二：：汽車行駛有些異樣，像是開足了速率，但是走不動路慢是慢極了，祇聽見呼呼的響着，轉了一彎又是一彎，轉得頭暈目眩，銅匠——也是副司機，很忙碌地一歇兒上車，一歇兒下車，把木製的三角型的擋車柱，阻擋汽車瀉退下去。又聽見呼呼呼之後，車前進了，銅匠很急速地擎了擋車柱跳上車子，汽車正在爬山哩！化了一個多鐘頭，登上了最高峯！——花秋坪，四面望望，仍與一小時前的環境無異，但是不論遠山近山，都低了下去，下面橫着一條條的路，多得數不清，據車夫說：有七十二個小轉彎，三

十六個大轉彎哩！此地之景緻與工程，美麗偉大極矣，可恨我這枝禿筆太不興，描寫不到百分之一哩！

貴陽市到了——車子又轉了一個彎，前面的山模糊了，遠的山變成深黑色，白的雲把它攔腰斬斷，上下不接，年老的同車者自言自語地說：『又要下雨了』，果然在不久之後，傾盆大雨了，路太滑，汽車很容易出毛病，尤其是下山，現在我們的車子正在下山，所以開慢車，慢得和牛差不多，可是拋錨的事沒有了，呼呼呼的極叫聲也沒有了，後來引擎也休息了，讓汽車自動瀉下去，有時甚且厭它滑得太忙，還要煞車哩！這真奇聞了，在我們上海是絕對沒有這種奇事的，我正在夢想的時候，朋友喜呼曰『貴陽市到了』。抬頭一看，果見密密層層的房屋，就在不遠的目前。

露天茶室——我和朋友下車找到了旅館，安置好行李，再到車站去登記到獨山的貴獨公路汽車，就順便盪了一圈馬路，馬路闊而平，沒有飛塵，也不見污水，古老的高樓大廈，和新式的建築物，矗立在路的左右，來來往往的車輛男女，不比上海少，也相當漂亮，不知他（她）們是爲名抑是爲利，我倆走得疲乏了，瞥見路邊有一露天花園，裏面椅桌甚多，坐滿了人，有一個妙齡女郎，東衝衝，西撞撞，不知在做些什麼？進去後始知是接洽清唱的歌女，我在這裏

聆着好久未聞底美妙的清歌，惜無妙舞。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在貴陽玩了三天，中、中、中、交去找朋友，一個也沒有找到，戚友託帶的口信，沒有一個帶到，我做了殷洪喬第二，罪過罪過，垂頭喪氣地由貴東行，在貴定停車午飯，飯竟即行，可是未六公里，拋錨了，木炭桶毀了，同時發見引擎也損了，修了又修，總是駛不動，叫了幾次救命——帶訊去叫救護車，一直等到天黑六時半，還不見救護車的蹤跡，倏的聽見一聲尖銳，而低的驚叫聲「那邊有很多人來了」，我隨着指的地方望過去，見由山背後，翻過來十餘人，持着鎗械刀劍，不穿制服，正在向我們的方向走來，我們大家又驚又慌，恐懼欲死。有人竟把重要物件鈔票藏在草裏，我心想仿效，但未實行，已見他們轉向而去，後來司機對吾們說「這些人是民團，是保護客商的」，我聽了，擬着嘴對他說「你爲什麼不早些說，害我們嚇煞，如果他們不轉向的話，我也要把大洋鈔藏到草裏去了，他們原來是呂洞賓，我們是下江狗，（川貴人罵江浙人曰下江狗）。所以不識他們的好心」，同車人聽了大笑，司機現着艦介面孔，最後也笑了起來。

強攔汽車——我們經了這場虛驚，乃決定自行攔車退回貴定。於是同車廿餘人，一齊立在路中，未五分鐘，即見一車東來，乃大呼停，可是車夫竟不理

驟·直向我們立的地方衝，同伴都分向二旁避開，可是朱君和我仍不動，終於在我們腳尖前停了車，同伴爭先上車去了，我最後也上了車，車上除我們廿餘人外，無一人一物，所以綽綽有餘，我真不明白，他們爲甚緣故，不願載我們。

遇真盜——站長命令出動、全部銅匠、終夜修理，於十七日十時修復了我們的車子，重新開出、到都勻又壞了、我們不得已，只得做黃魚，我和朱君做了郵車的黃魚，可是不幸得很，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將到獨山之前，在萬山之中，遭遇了幾位強盜仁兄的光顧，我雖然穿了西裝，可是，你們早已知道的吧，是外國蘆三的樣子，還不及羅宋阿大的漂亮呢！所以祇吃虛驚，沒受損失，旁人當然不必說起。

狂吃魚鰲——朋友們因初到獨山，要玩上二三天。所以就住在火車站賓館，清潔幽靜、價廉物美，此之謂也，午飯時，我們四個人，公路局高君，吳師長太太，朱君和我，建議儘量吃魚，就在一家上海人開設的飯店裏，點了五樣魚：狗魚、鰲、鱖魚、青魚，還有一魚已忘其名，要了二斤酒，吃得面紅耳赤找不到歸路。

獨山到柳州——獨山有火車可以直達桂林，便利多多，我等三人，吳太太

因勤務兵未到，故未同行，於十九日晚七時，乘夜車出發，一夜無話，翌晨十時，火車也爬山了，爬得很慢，我看見火車龍頭有二個，一在前拉，一在後推，此時濃霧密佈，也許是雲，不見遠山，雲霧中現出青山白水，和畫的山水一式一樣，真是石濤名筆，我看得十二分的有味，竟看出了神，猛的一聲怪叫，把我嚇了一跳，知道前面有火車來，此時吾車已停止前進，也放了一聲汽笛，忽車長來云『下面有車出軌，須擱上軌道後，我車始可前進，如不欲枯坐的話，可請下山玩玩，我等乃下山，下午四時許，始擱上正軌，於是我們又前進了，到柳州時，已九時矣，柳州燈火齊明，夜市相等於八年前的上海。芝麻糊，赤荳湯每盤三元，又甜又廉。

柳州到桂林——柳州風景之美，已奠定了桂林的基礎，山之多，多逾恆河之沙，隨地有山起立，雖然比不上桂林，可是比之江南，綽有餘裕，我們由柳州南站，乘不取費的火車到北站，後再回站，因為站長說南站先開也，其乘客的擁擠，較之滬甯車，略輸一籌耳，頭二等票買不到，臥鋪更無，都為長官或英美士兵佔據去了，祇也坐三等廂，沿途山崗起伏，美不勝收，可是都不知名，如果它在我們四郊的話，一定是聲名鼎鼎，不可一世了，只要看如土坵般的佘山，已經是聲名揚溢了，其它無論已，山和人，一樣有『有幸有不幸，』真

可惜。

桂林的人力車……我們於下午一時許到達桂林，出站時高君急急地走到一個木屋的窗口，買了三張人力車票，就招呼我們坐了人力車，我始知乘人力車要預先買票的，但是車少客多，供不應求，能買到票的很少很少，三人坐了人力車找宿處，大的客滿，小的旅館朱君厭他不够神氣和漂亮，環行桂林市二匝，依舊坐在車裏兜圈子，找不到大旅社，實在高君正和朱君鬧意見哩，因為朱君一味的一落大派，錢倒不在乎的態度，惹得高君不快而發脾氣，弄得朱君怒形於色，我發覺後，立刻強制他們下車，走進一另較小的旅館，每輛人力車加多五十元，總算一場將發生而未發生的糾紛，默默然的了結了。

桂林的景緻……桂林山水甲天下，這是震耳欲聾一句話，既已到了桂林，安可空手而返，所以儘二日工夫，幾乎遍游了桂林之勝，如象鼻山，老人峯，隱山，彬湖，獨秀峯等等。的是不凡，富春山沒有它的玲瓏，峨眉山沒有它的奇巧，黃山不及他的古怪。

桂林到衡陽……據說全國的鐵路，除滬甯外，要算湘桂鐵路最富庶了，是以車輛好，路基好，設備好，一切都好，我們靠了黨部裏底朋友的力，買到了二張二等臥鋪，呀！舒服極了，比在家裏不輸，被褥清潔，火車進行平穩，很



適意地睡了一夜，較之在桂獨火車三等廂裏坐過夜，有天壤之別哩！次晨十時到了衡陽，也免不了例行公事，之後，買人力車票坐至社會服務處住宿，這是事前由婁專員電定的房間，否則住不到的，價很廉，房很清潔，可是限制甚嚴，男女不能同住一房，雖房內有二只以上的牀，也不能例外，好在我們是單身漢，不成問題。

湘繡與野鴨絨……湖南的刺繡與野鴨絨，是世界聞名的妙品，當然免不了買一些，但價貴而並不如理想的好，夥計說，「你們上海人看得眼界高了」，也許是真理吧。

一日三宴……晨八時婁專員宴客於忠愛堂，他說青年是朝氣，所以應有朝宴，中午是高委員在宅中請客，座中皆江浙人，盡歡而散，晚上是湘桂路局請客，飲朱君自遵義提來的茅台酒，他們都說很香，可是我嗅起來覺得臭，莊子曰「美人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遠遁，」〔大意如此〕，我有同感焉。

免費火車票……湘桂路和粵漢路當局，送我們二張免費車票，算是酬我們代送物品之勞，我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了火車，到衡山時，向鄉人買了二斤橘子，甘美極矣，寫到這裏，我還是在嚙口涎哩，我們決定游衡山，因山上有一

個同學在某學院當教務長，他領了我們游衡山的名勝古跡。

到湘潭……次晚由衡山乘火車至湘潭，這裏是湘桂路的終點，湘水上的大鐵橋，已祇存橋柱。

乘輪到長沙……我們一清早到埠頭，已經有黑壓壓的大疊人頭，在碼頭上擠着，一見輪傍岸，即爭先恐後的上去，我們在駕駛室旁佔了二隻座位，長凳一條而矣。

湘水碧如油……湘水之清，與上海黃浦江成絕對的相反，在船上可以看見魚蝦游着，二岸有山，也有平地，山和地都蓋着一片片的綠色農作物，所謂湖廣熟，天下足的話，是形容它產量的豐富吧！我在輪上午飯，價四十元，菜則有九樣，還可以添，八人合坐一桌，飯是無限止的，如有大肚皮吃它十碗，也不會說閑話的，真一落大派。

湘陰吃鯽魚……如果有人問我湘陰何物最賤，我一定很快回答他是鯽魚，我和朋友化了二十元，買了六尾大鯽魚，在一家酒館裏燒了吃，鮮美無比，把一瓶大麪酒倒進了肚裏，相扶醉歸，把旅店裏女小老板笑得仰天跌了一交。

誰說湘女多情……小女主人年屆破瓜，活潑而尤能幹，招待客商，銀錢進出，都由她管理，她的父母坐着一動也不動，真有福氣！她為我們整理被褥，

朱君很喜歡她，請她吃沿途買的珍品，送她日用品，並表示相愛，還笑向她說『請陸先生做媒好不好』，她復爲我們僱轎赴六角山，山近新牆河，朱君臨睡的時候，還特地叫她進來，問她願意不願意同我們到上海去，她嘸嘸嘴走了，翌晨將走的時候，朱君賞她很多錢，可是臨走時她有意走開不理不睬，這把朱君氣壞了，我笑着說『湘女無情』。

陷入戰場！下了幾天雨，路很滑，轎夫真能幹，負着我奔得很快，他們穿了有竹釘的草鞋，繫上特製的鐵鈎於鞋底，以防滑跌，將出湘陰界時，見有木柵阻住去路，及近柵門，始見一兵荷鎗伏壕裏，我們出示有銜頭的通行證，立即開門放行，路十分難行，可說不是路而是障礙物，橋是有的，狹得不足半尺，有的竟將幾根樹枝架着，可是下面的流水甚急，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玩的，地一高一低，低的地方全時水，所幸轎夫有蠻勁，沒有摔跤，將近新市時，炮聲密了，難民成羣結隊，有的挑着担子，有的牽着牛羊，或籠着鷄鴨，抱了嬰孩，扶着婦孺，哭喪着臉跑過來，有一件奇怪的事：是看不見一個老頭子，轎夫向他她們問了又問，不願意再前進了，但朱君堅持非前進不可，在這三叉路口爭執了四五小時，還沒有解決，忽然聽見飛機聲，仰首見一隻飛機，正在向我們走的地方來，在我們頭上兜了幾個圈兒，不得了，下彈了，轟的一

聲，我們嚇得脚都軟了，自然地伏在地上，面上身上統是污泥。

逃走了轎夫……天色已晚，經過幾度奔波和交涉，找到了宿處，是一個鄉村人家，朱君要了肉和蛋作下酒物，同詠『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之句，次晨早起，發覺轎夫已逃，這把我急壞了，只得自己背負二個人的行李退回，朱君力小，提了酒和雜物，起初走還不覺得重，所以行得很快，此時路上行人絕迹，祇見兵向前擁，嘴裏唱着歌，進進進，向前進，打鬼子真開心

被軟禁……這時的路已變成陷阱比來時更難走，我跌了一交又是一交，行了十餘里，實在無力了，勉強又走了三四里，又跌在溝裏了，滿身是泥水，我發狂似叫了一聲『作孽』，又立了起來走，們隨時看見一個穿著藏青制服的青年，一忽兒在前，一忽兒在後，我們心想和他談話，可是若即若離，沒有和他談話的可能，後來防守該地的營長告訴我們說『這人是特地派來偵察你們行動的』又行了二三里，看見一個空身少年，急遽地向我們的方向來，問他何處去，說是湘陰，就叫他負了行李，繼續向昨天來的路上退回看見幾個掛徽章的學生來，問湘陰的消息，有的說很太平，也有說已無人的，可是我們來時很熱鬧的地方，現在已冷清清地見不到爨烟了，所以午飯無處可吃，朽腹走了五十餘里

，已近湘陰了，面前有大隊兵馬，攔住去路，查問證件，這時我們同行的有十餘人了，除吾們三人外，都是兵，我們三人被邀進營部時，營長外出，但營長回來後，也不能作主，於是用電話請示師長，由朱君和他講了幾句，就由營長聽電話，我們就被護送出湘陰，時已十一時矣。

暫做一夜癩三……兵士送我們出警戒區後，立即自行回去了，我們一因路不熟，二恐再誤入危險區，而且力已不能勝任了，所以決計借宿於此，但是十扣柴門九不開，只得於人家廊簷下，權過一宵，天寒風冷，心慌意亂，時時聽見一二炮聲，而且右面一小屋裏的電話通夜不絕，在此環境和心緒中，安能入睡，這是生平第一次嘗做癩三的味道。

三小時內步行六十里……天明了，我叫醒朱君和伙子，湘陰城內已無一個平民了，回長沙的輪船也停航了，向路人問明了方向，急急忙忙地奔着，翻山、涉水、擺渡、爬橋，因為橋實在太小太長了，不敢走，祇得伏下去爬，十時許已奔了六十餘里路了。這不可說非奇迹吧，到了一碼頭，船隻都被徵用，於是朱君就去和當地隊長商量，撥派一小舟渡我們到靖港，午飯後，巧有載難民的大輪經過，乃僱舢板強登之，到長沙已下午五時矣。

逃回了長沙，拾得了性命……難民輪停在水鷺洲，但我們是要到湘潭的，

所以必須到長沙第一碼頭趁輪，不得不僱渡舟，可是這日，疏散人口的第三日，即末日，一切舟船，忙得不亦樂乎，等了二個多鐘頭，纔來了一只小舟，人如蜂般擁上去，警察不能阻止，船舷和水的相差，最多一寸而已，危險之極，但小舟搖得很快很平穩，頃刻傍了北門，船上客人還未上岸，兩岸上的人，已經拚命衝上船，登時船失了重心，向左一側，大哭小叫起來，落水的男女老幼十餘人，可是岸上人還是搶著上來，我倆下不去，朱君發了狠，用皮包向上來的人沒頭沒腦的打，才殺開一條血路，上岸而去，其後朱君還責備我心腸太軟哩！

長沙大轟炸……由長沙到湘潭的末班船，因第一號碼號太擁擠，恐有危險，是以臨時改在北門上船，但乘客消息靈通，早就如潮水樣的瀉下去了，一隻機輪，三只二層拖船，裝滿了人，我們二人在機輪上買到了一只臥鋪，輪流睡眠，還算寫意，九時正，警戒和空襲警報，接蹤而至，敵人的飛機已在頭上飛，照明彈發光如同白晝，機鎗比大年初一的鞭炮更密，北門內已轟炸了，起火，轟的一顆炸彈，落在北門口，船大震，輪上的玻璃窗等震得粉碎，中艙的乘客突然哭起來，但立刻就停止了，惟仍可聽見輕微的呻吟聲，管事向船主報告說，『纜繩已炸斷，船已跟着水瀉下去了，』乃立即禁止客人走動，這時

輪隨水向下游瀉得很快，遠望長沙，還是火光冲天，還能聽到拍拍拍和轟轟轟的怪叫。

退回了衡陽……十時半。警報解除了，機輪拖着拖船向上游馳着，經過長沙，它正沐浴在火光間。呀！偉大而光明的長沙。再會吧！次晨五時，到達湘潭，再乘火車到衡陽，經衡山時，又買了十斤橘子，想分贈戚友，可惜後來都爛污了。

衡陽到清遠……六月五日下午，我們乘粵漢車，自衡陽經耒陽、永興、樂昌等埠，半夜二時許，抵達曲江，（韶關），由此地到清遠，只有小火輪，我們於次晨四時，到達目的地，叫小舢板渡上岸，吃魚生粥後，復乘小舟赴石角，我買了二斤米，一斤猪肉，半斤菜，及油鹽醬葱各少許，自己在小舟上做飯。

冒險通過無人區域……我幫小舟搖槳，很買力，是以十一時半已抵石角。朱君上岸問明了方向和路程，據說路祇七十里，但沿途多盜，且無車轎代步。我們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決定冒險步行，如果碰着強盜，那麼索性落草入夥。「一笑」跋涉了四十餘里，赤足跣體，過了三道河，見有竹籬笆障着，掛着一塊通告，大意是『前面是強盜窠，過路客商請勿走此路，以免危險。』不走此路走那一條路，拚死無大難，叫化〔即乞丐〕不再窮，怕也，（也是怎麼

的意思)。叫一聲走，打開籬門進虎穴去了。

渡沙漠……脚底起了泡，跣足蹣跚而行，心裏很急，可是脚步急不出，四面望望，沒有一個人，那裏有強盜，這時的心思是「人即強盜，強盜即人」，赤足踏在地上很舒服，泡不痛了，渡河更涼快，草木少了，天變成黃色，低頭一看，全是黃沙，不覺驚叫，「我們誤入沙漠區了」，又走了半小時，過了一道河，又見籬笆擋住去路，又是一張通告，和先見前的一式一樣，我知道已出險境了，哈哈大笑起來，未落草，未做盜，未被人不齒，未負國家，父母、兄弟、戚友、妻子等等，安可不笑。

大雷雨的黑夜……我們渡過了河，叫到了一隻小船，撐了片刻，天已黑了，看見前面雷電交作，馬上有大雨的樣子，真的，傾盆似的橫風橫雨下來了，雷響得更大，電閃得更厲害，掀大風，作大浪，小船實在不能支持了，所幸我也會搖船，幫同傍近了岸，爲免危險計，不再撐了，將繩纜繫於小樹上，這時的風、雨、雷、電、浪，大得嚇人，它的聲音與光亮，和長沙的大轟炸一些沒有二樣，人定勝天，此之謂乎，可怕。

渡過警戒線……我躲在艙裏，週身溼透，打了二個噴嚏，其後風小了些。雨、雷電則依舊，我們就前進，遠望見一盞盞的火，閃爍於沿江四週，船夫說



是兵艦上的火，并說警戒線上有人，意欲後退，我鼓勵他不要怕，偷偷地搖過了另另碎碎的燈光後，看見似乎市集的燈火，人聲也熱鬧嘈雜了，船夫指着說「這就是赤泥」，他面上露出勝利的微笑，我們就停在一家廣東館子的後門。

指鹿爲馬……朽腹奔了幾十里，萬分需要加油，所以將行李移至專供旅客住宿的臥船後，立刻進廣東館宵夜去了，有一個粵人〔漢奸〕對我說『日隊長要請你們去談話』，我回答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好了，我們就去是了，我們先和敵連絡員談話，我講了幾句應酬日語，他就說我是日人，我雖加否認，但他終不相信，後敵隊長遣人來請〔？〕開始軟禁而已，他開了一瓶汽水，邊談邊飲，他對我說，「如果你是日人，你老實說好了，不必怕」，我一再被人指鹿爲馬，嚇得我不敢再說日語了，他問我有沒有內地證明書，我說已經撕了，適在其時，朱君拉開了皮包找東西，於是隊長要看，他發見我皮包內，儘是五元十元的老法幣，他笑嘻嘻地說「錢倒不少」，我也笑說也許還不够吧，他頷首不語，即令兵押上船。

到廣州……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八日晨十時，在赤泥游了一圈，無大鋪，也無旅館，順便將法幣換了偽幣，即乘輪東駛，同日下午三時一刻，遠望海珠橋巍然獨存，愛羣大廈矗立江邊，相映成趣，大商埠的廣州，確是不凡，我們由

知友張君介紹至大東亞旅社，我因沿途受涼雨淋，病了三日，張君強余推拿，我堅辭不得，聽由一位半老徐娘，把我的頭背，敲鼓似地拍了幾十下，次日果真癒了。

東方卓別靈——高魯泉——在大東亞住了十多日，天天和新聞記者相周旋，晚上在大東亞劇場吃茶看戲，該劇場的幹事兼丑角高魯泉君，他有東方朔的才，卓別靈遠不及他，可是名不出廣東，懷才不遇、奈何奈何。

朋友——陌路人——我因爲朋友多了，所以買了一套西服及日用品，藉免過份的寒酸，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哲言，我雖然時刻不忘，可是一味的讓自己窮下去到死，我固不畏，其奈妻子何？所以不欲過份的浪費，也不欲過份的寒酸，使旁人見而生畏，朋友們皆以酒肉聲色徵逐，而以大三元、七妙齋、愛羣等作爲我們聚會之所了，尤其飲茶，化費了很多的時間和金錢，我在這裏糜爛了精神，腐化了腸胃，疲勞了眼睛，涸竭了錢袋，於是朋友變成了陌路人。

王小二過日一日不如一日——我們遷居於粵華小旅社，極力節省，其後朱君將美票出售，得了巨款，問我想不想遷到大東亞去，我笑對說他，以後只能住小客棧，吃攤頭飯了，我乃決意再遷至民生小旅社去住，而我的朋友沒有一

個再來看我的了，非惟如此，某君託他們轉交的潤筆，也爲他們用客賬了，我沒有辦法，立刻將餘錢買紙筆顏料，畫了很多畫開展覽會，承該地報界的幫忙，售得了很多錢。

恢復了正常生活……作畫之外，寫寫文章，每天騰出餘暇，到圖書館去看珍本，增進了不少智識，星期日到四郊去游玩，鬻畫賣文之資，足敷我個人普通的享用，我重新有正常的生活了，某日廣東大商人林君來看我，這使我快樂得下淚了。

趁上了到香港去的船……某日的午後，小旅店裏來了一位西裝畢挺的紳士，全店的人都集中眼光於他，這時我正在爲林君作畫，所以不去注意，這人也沒有看見我，所以問茶房說：「陸元鼎在否」。我立起一看，原來是船公司的葉先生，他說：「明天有船駛滬」，我快樂得雀躍三百，立即將幾件大行李送上船，自己攜了手提箱隨行。

船上風光……開船了，送的人比乘客多幾十倍，日女客和日女送客者相望而泣，哭了，大聲哭起來了，後竟雙腳跳了，但是我們幾個不怕死的中國男子，沒有一個流淚的，而且態度也相當勇敢，船分上中下三艙，我在中艙，乘客女多於男，敵人多於國人，可是沒有一個整整齊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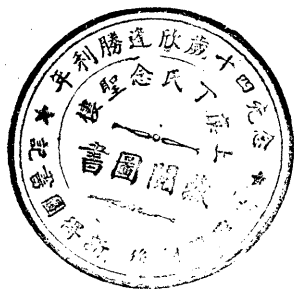
海上風光……海裏的水有多種顏色，香港的水是青色的，小呂宋洋面的水是黑色的，近吳淞口是黃水洋面，青水海洋裏有一種水草，色黃，着手奇癢，小宋呂洋面有飛魚，魚生二翼，飛時與鳥無異，惟翼不動，色銀灰，當清晨紅日初昇，彤霞圍朝日的時候，飛魚在紅日朝霞裏飛着舞，閃閃發光歎觀止焉。

失去了全部行李……次日上午十一時，到了香港，拏了隨身行李到大東酒店借宿，住客極少，十房九空，住了三日，乘小熊丸泛海，在晚上十時許，出香港後門即為盟機炸沉，乘客死亡大半，予亦在海中漂流一時餘，失去了全部行李，總算保全性命，十五日後又乘濟南丸泛海，沿途大受驚嚇。

觸水雷……自香港初航時，同時啓旋者據說有十八艘之多，自台灣出來，航行好像寫S字，未一小時，突聞大炮二三聲，遙見白煙二道，隨風飛舞，水手告予曰，有潛水艇來攻擊矣，其後未見動靜，入夜窗戶緊閉，航行亦較速，夜未半，船泊基隆港口，於此泊五日，日見飛機成羣結隊而來，夜間聞機聲軋軋，爆炸連連，槍炮齊鳴，日夜不絕，乘客莫不驚惶萬狀，我尤驚弓之鳥，恐懼極矣，幸於五日後出港，此時見同航之船，祇存四艘，我船居第二，航數日夜，過舟山羣島，見海水作黃色，知已近滬，此身可免葬身魚腹，不禁雀躍三百焉，當日下午五時，船抵吳淞口。第一艘已先我泊封鎖口左，予船泊右，正

在掉頭時，倏聞大爆炸聲，門窗玻璃震碎，臺翻凳倒，哭聲雜着驚號聲，船身立刻傾側，船員水手瘋狂地奔呀奔，船長松尾驚惶失措，救命船共四隻，一隻也沒有放下去，可是人已因此傷了四個，一個茶房放舢板時，繩斷了跌下海去，時九月十日下午五時也。先我而來泊的一只船，早就逃之夭夭了。

回到了我的家鄉——上海——雜亂無章了半小時，祇放下一只救生船，拚命放聲求救，約三十餘分鐘。有一個小輪船，把我們渡上了岸可，即現在的復興島，住在一木屋裏過夜，臭氣沖鼻，不可片刻忍，然亦無法想，我在輪時有病，可是經過了驚嚇後嚇愈了，我們一行百餘人，於翌日午後每人領到飯團一個後被送到了楊樹浦碼頭，在此吃了西點，算是壓驚，和朋友坐着馬車回家，可是馬車拖到靜安寺不拉了，說是馬乏力，真倒霉，上岸第一件事就遇到欺詐，非把它改造不可，我步行到了家裏，家中人早以為我已客死他鄉了，見我突然回家，莫不驚喜交集，鄰人的道賀，白髮老母為的癩嘴，笑得合不攏來，孩子在壁角裏張大了眼睛和嘴巴窺視，大哥叫嫂嫂快找衣服給我換，弟弟脫下皮鞋給我穿，我出淚了，眼淚把我的視線模糊了起來。（上集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發行者 三興公司

著作者 陸元鼎

印刷者 協昌印務局

定價 每冊三千元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福州路六七九號

經售處 中正中路四〇〇號丁鈞泰茶號

通訊處 上海楊樹浦路十號

電話 五三〇七〇 五二六八〇

版權所有

# 陸元鼎鬻畫例

山水走獸

三尺六萬元

四尺八萬元

五尺十萬元

花卉翎毛

三尺四萬元

四尺五萬元

五尺六萬元

扇每頁二萬

屏七折

先潤後筆

青綠加半

收件處

楊樹浦路魚市場內中華水產

公司第一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591B

